

寻踪尼禄的 舞台更衣室

孟晖



剧院更衣室的出口，就在那个顶上晾床单的半地下室小门

人清水工就会故意捣乱，捅破这家的地面之类，以致那不勒斯历史上出现了“地下矮人怪”的传说，如果谁家找不到东西了，或者出了什么难以解释的事，就认为是矮人怪从地下钻出来搞的恶作剧。

那不勒斯人很会设计旅游项目，最后还有个小小高潮，游客们每人手持一盏烛灯，鱼贯穿行长而曲折的黑暗狭道。这些暗洞是当初为开凿与维护水渠而修的辅助通道，窄到须侧身而行，全靠手里烛光照明，充满刺激感，导游还叮嘱：一定跟着我走，不要自己乱拐，否则你可能一路走到庞贝去！

开心的是，第二部分的游览内容甚至更加富有戏剧性与趣味性。导游带我们走出地下水道之后，呼啦啦地上了街，拐了个弯，到得一幢典型的当地楼房前，拉开底层的一扇铁门，哇，里面就是古剧场残存部分改成的民居！时光毁掉了剧场的大部分建筑，但在这里幸存了少许底层拱廊，因为结实高大，所以那不勒斯人在其上面与两旁加盖楼房，将残址巧妙地变为家庭居所。但见古罗马经典的拱形顶在室内依然完整，虽然已经不住人，却陈设着老式家具，保留着民居气氛，甚至摆着一张床。然后，导游变戏法一样，把那张床推到一旁，拉起床下的一张活板，赫然出现了地道！导游笑着说，二战前后，这里住的是本地老妇人和她家人，他们完全不知道下面的“地窖”原是古罗马剧场的后台，先在里面躲空袭，后来又当作黑市货的窝藏点。

大家一起下到两千年前的演员更衣室，导游向我们讲述了这座一度是“最大也最重要的剧场”昔日的辉煌，暴君尼禄曾经在这里演出啊！据记载，尼禄从来不曾登上罗马舞台，却喜欢在那不勒斯的这座剧场演戏，因为那不勒斯更加希腊化，更让他喜欢。导游强调尼禄唱功很糟，然后讲述了那个著名的传说：尼禄首次在这里粉墨登场便遇到了地震，但他面不改色继续引吭高歌，剧场的各道门都锁着，观众无法离开，只好硬着头皮撑到剧终，这时，尼禄感谢观众和上帝都为他鼓掌！这位那不勒斯导游虽然讲英语口音重了些，但解说得娓娓动听，于是最后游客也给他热烈鼓掌，他微微低头，幽默地笑着说：我就是个尼禄。

这一趟怀古之旅真是到最后一刻都充满惊奇，导游引我们穿过地窖，出了一扇门，结果却是从另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走出，回到了熙来攘往的窄巷里。回眸处，身后只是一扇不起眼的住宅门，谁能想到，门内就隐藏着那样重要的文明遗迹。我们所住的民宿就在附近，两三天来在这一带来回游逛，不停的停下来吃披萨，喝咖啡，吃冰淇淋……原来一直都与古罗马帝国的一往昔相伴。

两千年前的宏伟建筑有部分幸存至今，还整合到一代代人的生活中，始终上演着人的故事，这构成了那不勒斯的神奇，而那不勒斯人在开发旅游时，刻意保留和展示这一特色，实在是他们的高明之处。



尼禄用过的地下后台更衣室

梁启超成功的家庭教育为世人称道。梁启超推行“趣味教育”，尊重子女的个性和兴趣爱好，不强迫子女做他们没有兴趣的事。有一个典型事例：梁启超的次女梁思庄，在国外学习面临专业选择时，梁启超考虑到国内现代生物学是空白，想让思庄选修生物学。但由于种种原因，思庄没能对生物学产生兴趣。梁启超得知此事后，马上写信安慰思庄，让她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喜欢的专业，因为在梁启超看来：“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，往往事半功倍。”收到父亲的来信后，思庄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图书馆专业，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。

那么，在这之后，梁思庄走的是怎样的人生道路？图书馆在她的生命中占据怎样的位置？这些情况鲜有人谈及。1931年，梁思庄从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回国后，在梁启超任职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西文编目部当编纂员，1933年受聘燕京大学图书馆当西文编目员，之后又去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从事西文编目工作。1936年重返燕京大学，任图书馆西文编目组组长、主任和图书馆主任等职。

1943—1946年，她在因战争而南迁的成都燕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。1946年，燕京大学迁回北京后，她担任图书馆西文编目组组长，后任图书馆副主任。1952年院系调整后，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。1980年当选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。1981年因病卧床五年，久治不愈，于1986年5月20日

梁思庄与图书馆

苏扬

什么都愿意管。”她常说：“在图书馆工作，永远会感觉自己知识不足，这里需要的学问非常广博，简直像个无底洞，永远填不满……”每逢北大新生入学，她都积极主动地向学生介绍怎样使用图书馆。她还鼓励馆内工作人员在做好本职工作以后，到校内外各系去听课，提高自身文化素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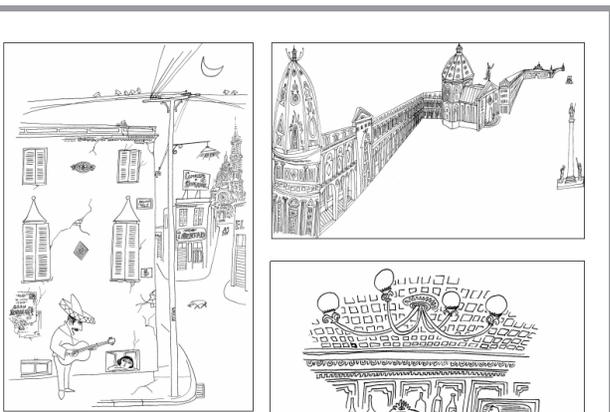
1963年，北大定期开展各类知识讲座，梁思庄应邀讲授《西文工具书》。讲课时，她穿插讲述自己的工作实例，以增强趣味性。梁思庄对西文书的分类编目有独到见解。她坚持保留使用“东方学目录”和“标题目录”。“东方学目录”是把关于中国、印度、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西文书集中在一起分类编目的。她和同事们一起对其进行细致改造，形成了“亚洲目录”，同时还增加了“非洲目录”和“拉丁美洲目录”。后来，北大成立亚非研究所，这套目录派上了大用场。

她还对“标题目录”进行了改造利用。所谓“标题目录”，就是把有关资料在一个主题下集中列出，从而为研究人员提供很大便利。她的主要著作包括《怎样查找人名——西文人物传记工具书简介》和《谈谈英美版大型百科全书》等，指导读者如何更好地利用图书馆。

我非常喜欢斯坦伯格的漫画，但在中国大陆，除了1987年文联出版公司在未得到授权的情况下，出过他一本小册子，再无所见。大约十年前，定居香港的沈培金先生给我看两本美国出版的画册，我才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位妙不可言的画家。当时从网上查找，中文资料几乎为零，英文信息也不多；给出版社发信，总无回音。于是从沈先生那儿借来画册，拷贝一过，自存赏玩。后来，三联书店出书时余下一些废纸头，我请设计师利用它们印了一套斯坦伯格的漫画，赠给作者、读者、人见人爱。也许沈先生看着我实喜欢，破费在亚马逊又淘了一本老版画册送我，可是几经搬家，一时竟找不见了。

斯坦伯格漫画的最大特点是细细的、无所不能的线条。他是那种“纯线条表现”一类的画家，甚至被称为用线条表演魔术的人。看了他的画就知道，这样说一点都不夸张。他似乎对生活中的线条特别敏感，无论是人物、服饰、宠物（狗、猫、马）、树木、花草、建筑物、马路、汽车，甚至草写的字母都能变成一根根线条，游戏在他笔下。那线条优美、流畅、轻灵、果断，单纯而又丰富。他似乎更喜欢描写线条繁复的物象，如巨大的装饰着侈的房子，房前柱子和雕饰，房内楼梯、窗户、橱柜、沙发、地毯、瓶花等等。他是生活中美妙线条的发掘者。他告诉人们：线条无处不在，世界是由线条组成的。线条将万物简化，重新定位，一切臃肿、含混、五色乱目的东西都变得清晰明了。

斯坦伯格漫画的另一个特点是随意营造、变化多端的空间。美妙的线条只有营造出美妙的空间才有存



斯坦伯格的漫画



难忘的书与人

汪家明

用线条抚慰心灵

汪家明

在的意义。正如俄国画家列宾所言：光秃秃的线条也可跃现在纸上，只要放在合适的地方。斯坦伯格常常俯视图整个城市，城市广场和街道、楼房，由远及近，一览无余；他喜欢俯视图城市生活中的一个个场景（卧室、阳台、酒吧、超市）。这个城市忽而在地平线以上，忽而又在地平线以下，宏伟的宫殿建筑如积木一般折叠伸展；地平线只存在于他画的具体事物，随着具体事物而变化；卧室和酒吧从地板的条纹到天花板的雕饰都历历在目，超出正常视界。他对空间的表达，近似中国绘画中的多点透视，新奇多变，有现代感。后来我知道他是学建筑出身，对之有了新的理解。

斯坦伯格不但发现了大千世界的线条，还发现了生活中的无数奇妙之处。“这些一度被看作简单的讽刺作品，实质是极为深刻的视觉上的喜剧场面”。评论家们甚至认为，斯坦伯格的每幅画都是一句格言或警句，他的线条总是表现出某种特征、某种含义、某种结论。我赞同喜剧场面的说法，但大可不必拔高斯坦伯格的思想意义。从作品中，我能明显感受到他对庸常生活的倾心 and 专注。在他的作品中看

不到重大使命感，连崇高的道德观也没有，所有的只是生活中的偶然发现和奇思妙想。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说：“也许，当代没有一位画家能比斯坦伯格更多地了解所谓想象的原理。”他经常通过想象造成视觉逻辑悖论：一只手正在描绘另一只手，而这另一只手也在描绘另一只手，依此类推，第一只手和最后一只手处在同一时段。这似乎不合逻辑，细想又合乎逻辑。我最爱看他发现生活细节的作品，如把自己的手型不断描到墙壁上作为装饰；妈妈听女儿拉小提琴流泪；酒吧里一个醉汉躺在三张椅子上；几把带背饰和坐垫的椅子凑在一起，活像几个贵妇人在聚会；深夜，一位街头艺人在弹吉他的窗口有一个姑娘在如痴如醉聆听；一位先生单脚站在台座上让人擦皮鞋，自己却在读书……这类生活小景充满温馨，其中并无多少讽刺，而是在优美、夸张的形象里渗透着淡淡的幽默和令人愉快的智慧。这些画常常让我想起丰子恺先生。

欣赏斯坦伯格的画，还可看出欧洲现代绘画的影响，比如克利的造型和线条、凡高的素描。我当时还不知道斯坦伯格的履历，但我断言他没进过美术学院，因为他的作品里没有丝毫的学院气。直到最近两年，网络上关于斯坦伯格的信息才渐渐多了起来。

索尔·斯坦伯格（Saul Steinberg），1914年生于布加勒斯特一个印装艺术品和书籍的家庭。长大后，他在意大利米兰学习建筑，同时向漫画杂志投稿。“第一幅画发表时我发现了自己的天赋。画那幅画我只用了十分钟，但是在报纸上印出来，我痴迷地盯着看了几个小时。”从少年时代起，他就生活在身为犹太人的不安中。

1941年，意大利颁布反犹太法，斯坦伯格被迫逃亡。途经圣多明各时，某个夜晚突然醒来，恐怖地看到成千上万只蚂蚁正在墙上挪运一只硕大的

蟑螂。这个场面，也许让他想起马路上排着整齐队列的党卫军冲锋队员，终生嵌在他的脑海里，成为他造型艺术的关节点之一；现实本身就充满了变形乃至畸形。辗转纽约后，他幸运地成为《纽约客》的特约漫画作者，从此开始了与之长达六十年的合作，总共为《纽约客》画了九十个封面和一千多幅漫画。二战末期，他曾参加美国军事部门的工作，到过中国和印度。

斯坦伯格曾对别人说：我是从儿童画中汲取灵感的。我认为所有自发的风格绘画，比如原始人的艺术，都源自儿童画。儿童是真正在用线条表达的人，几乎是一种写作。我喜欢笔迹，大众的笔迹，儿童的笔迹……他否认受过克利的影响。他说自己和克利唯一相同之处在于：都是没有停止画画的孩子。

1975年，比斯坦伯格大一岁的姐姐丽嘉去世。他在她的墓碑旁像孩子一样嚎啕大哭。很快，他发现患了抑郁症，几乎每天凌晨三点半就在恐惧中醒来，再也无法入睡。为了摆脱这可怕的疾患，他开始梳理自己的心灵，过各种犹太节日，遵守犹太教的禁忌，但渐渐持续了二十多年，症状时好时坏，一直未能治愈。1997年底，他开始精神恍惚，整一个月卧床不起，自称像是他喜欢的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。他用床单蒙住头，沉浸在无边无际的梦境里。他以为自己心爱的猫还活着（已经死去二十年了），打开手电筒到处寻找。医生尝试对他进行电击疗法，这会让他短暂失忆，但是六至八周后能够恢复。1999年，斯坦伯格因癌症去世。

写到这里，我忽然想，那一幅幅通过流畅线条表现的，变形、夸张、神奇、喜剧化的形象，其内底里，也许是恐怖、黑夜、畸形、蠕动的蚂蚁阵仗？斯坦伯格用一生的艺术来欺骗、抚慰自己的心灵，伟大作品由此而诞生。

墙边的爱情

李金宇

古人的爱情故事常让我们遥想揣测，或许是离我们远了，朦胧之间就增添了几分神秘与新奇。在对古典的阅读中，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场景：许多爱情的端倪竟是在墙边发生的。

白居易的《墙头马上》写裴少俊和李千金的恋爱是在墙头一见，互生爱慕。《玉娇容百年恨》里，娇容在后花园打秋千，被周延章于墙头窥见，彼此倾心。皇甫枚《三水小牍》中写步飞烟和赵象的一见钟情，是因赵象在墙缝里窥见飞烟，顿时“神气俱爽，度寝忘食”，托人转情开始的。一墙之隔，园内园外，因窥，而喜欢，因见，而邂逅。相识离不开墙，男女的表白，互诉衷肠也常选择在墙边，王实甫《西厢记》里，崔莺莺与张生，在隔墙酬韵中，传递爱慕之情；孙传綽《软脚筒》里，公子郎生与小姐青霞，隔着墙，在和诗唱吟中，暗通情愫。

上面所举，如果还只限于男女爱情的发微，那么，感情升温后，就不再是隔墙而“窥”，隔墙而“谈”了，而是要跨过去。《诗经》里的将仲子开了“跳墙”的先河，“将仲子兮，无逾我墙，无折我树桑……将仲子兮，无逾我园，无折我树檀”。这以后的墙，就常常成了引导人们走向情爱的搭板。元·无名氏的《碧桃花》里，张道南因追鸚鵡而跳墙入园，从而看见了意中人徐碧桃。《金瓶梅》第十三回里“李瓶儿隔墙密约”。《钟情集》中，辜生约会瑜娘，也是“至更深夜静，生遂逾垣而入”。墙在《聊斋》里，更几乎成了男女相悦传情的鹊桥，“相如坐月下，忽见东邻女自墙上来窥”（《红玉》），“南指曰：夜以花梯度墙，四面红窗者，即妾居也”（《葛巾》），“忽一女子逾垣来，笑曰：秀才何思之深”（《胡四姐》）……

墙，现实中是用来遮蔽、阻隔的，是一种阻止他人进入的标志。但在古典小说、戏曲里，却成了传情达意的地方。那么，墙边的爱情在现实中真会上演吗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，特别是南宋之后，“设男女之大防”，是统治者、道学家和“良善人家”的首要之事，男女相见都很难，更何况还被高墙所阻。

文学作品中何以墙边的爱情泛滥，究其原因，墙在古人的笔下似乎成了一个矛盾的象征体，既是屏障，又是桥梁。所谓屏障，因为那时男女授受不亲，年轻男女单独相处、相恋几乎没有可能，此时墙可视为一种界限，

是把男人和女人严格隔离开来，不让他们交往，不让他们接触，甚至不让他们见面的冰冷的建筑。墙内是自闭、禁锢之所，墙外却是烂漫、自由的天地，如《牡丹亭》里杜丽娘所唱：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。”墙，隔开的是身体，隔不开的是少男少女情窦初开、向往爱情的心。说它是桥梁，是因为世间就有这么一个悖论：越是压抑，就越要反抗；越是禁锢，人向往自由的生命冲动越强烈；越是三纲五常，渴望爱情的本真欲求越注满诗意。现实得不到，就转之于想象；正常的途径被堵，就到文学里去寻找。这时的古人仿佛很有几分逆反的心理，你道高墙锁锁深，我却偏要在墙边谈恋爱；你道高墙可以限制身心，隔开自由，我却偏要抬脚过去谈情说爱……

墙边的爱情，交织着作者“青春的叛逆”和“成人的童话”，是他们“爱情幻想”的一次次穿越。当原本体现“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”的墙在小说、戏曲里演变成“成人之美”的桥时，这种“有意义的颠覆”，就走向了现实中墙本来的反面，清《合璧楼》中把墙变成桥这层含义，通过小说的演绎，揭示得最为清晰、细致。“管提督、屠观察两家不睦时，凡是界限之处都筑了高墙，把两家彻底隔开。后来，管家之女王娟和屠家之子珍生，通过水中的倒影彼此相识，因而隔墙相恋，流水荷叶作了传书递筒的使者，两人甚相爱悦……当道学家拒绝说亲之后，则在浮墙底下填上瓦砾，筑起长堤，连一双影子也分隔两处……”最后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就拆墙掘堤，中间还架起一座石桥，使牛郎织女无天河银汉之隔了。”

墙边的爱情，这样的男女交往方式，在现实中虽然很难存在的，但它却反映出某种“合理的荒谬”。古代扭曲的社会道德与正常的人性欲望必当引起冲突，压抑与反压抑，必将在荒谬中寻出合理，即使这种合理表现出另一种荒谬。

今天，当我们在泛黄的纸张里，读到陌生的青年男女要透过墙缝相见，要隔着墙角倾诉情思，要通过跳墙而相识相拥，它让我们深深感到那个时代男女正常爱情的不易，也深深明白，正因为现实中的缺乏，才倍感珍惜，才会激发小说家、戏曲家纵情抒写，在替代里满足，在满足中渴望……



「文汇报笔会」微信二维码